

朝花夕拾



鲁迅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

蒋风 主编



朝花夕拾

鲁迅 著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朝花夕拾 / 鲁迅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10-0820-6

I. ①朝… II. ①鲁… III. ①鲁迅散文-散文集

IV. ①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1325 号

书 名: 朝花夕拾

作 者: 鲁 迅

丛书策划: 俞晓群 李忠孝 梅 杰

责任编辑: 于婉青 房 蓉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后声文化

责任印制: 于浩杰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佳艺恒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 张: 6.75

字 数: 10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0820-6

定 价: 2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今年年初的一天，我的年轻朋友梅杰给我打来电话，他代表海豚出版社邀请我为他策划的一套《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担任主编，也许他认为我一辈子与中国儿童文学结缘，且大半辈子从事中国儿童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对这一领域比较熟悉，了解较多，有利于全套书系经典作品的斟酌与取舍。

一开始我也感到有点突然，但毕竟自己从童年开始，就是读《稻草人》、《寄小读者》、《大林和小林》等初版本长大的。后又因教学和研究工作需要，几乎一而再、再而三与这些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为伴，并反复阅读。很快地，我的怀旧之情油然而生，便欣然允诺。

近几个月来，我不断地思考着哪些作品称得上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哪几种是值得我们怀念的版本？一方面经常与出版社电话商讨，一方面又翻找自己珍藏的旧书。同时还思考着出版这套书系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却长期处于一种“不自觉”

的蒙昧状态。而清末宣统年间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刊”中的《无猫国》的出版，可算是“觉醒”的一个信号，至今已经走过整整一百年了。即便从中国出现“儿童文学”这个名词后，叶圣陶的《稻草人》出版算起，也将近一个世纪了。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儿童文学不断地成长，渐渐走向成熟。其中有些作品经久不衰，而一些作品却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了踪影。然而，真正经典的作品，应该永远活在众多读者的心底，并不时在读者的脑海里泛起她的情影。

当我们站在新世纪初叶的门槛上，常常会在心底提出疑问：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到底积淀了多少儿童文学经典名著？如今的我们又如何能够重温这些经典呢？

在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的今天，环顾当下图书出版市场，能够随处找到这些经典名著各式各样的新版本。遗憾的是，我们很难从中感受到当初那种阅读经典作品时的新奇感、愉悦感、崇敬感。因为市面上的新版本，大都是美绘本、青少版、删节版，甚至是粗糙的改写本或编写本。不少编辑和编者轻率地删改了原作的字词、标点，配上了与经典名著不甚协调的插图。我想，真正的经典版本，从内容到形式都应该是精致的、典雅的，书中每个角落透露出来的气息，都要与作品内在的美感、精神、品质相一致。于是，我继续往前回想，记忆起那些经典名著的初版本，或者其他的老版本——我的心不禁微微一震，那里才有我需要的阅读感觉。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渴望着这些中国儿童文学旧经典，能够以它们原来的面貌重现于今天的读者面前。至少，新的版本能够让读者记忆起它们初始的样子。此外，还有许多已经沉睡在某家图书馆或某个民间藏书家手里的旧版本，我也希望它们能够以原来的样子再度展现自己。我想这恐怕也就是出版者推出这套书系的初衷。

也许有人会怀疑这种怀旧感情的意义。其实，怀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它是一种自古迄今，不分中外都有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人类作为个体，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需要回首自己走过的路，让一行行的脚印在脑海深处复活。

怀旧，不是心灵无助的漂泊；怀旧也不是心理病态的表征。怀旧，能够使我们憧憬理想的价值；怀旧，可以让我们明白追求的意义；怀旧，也促使我们理解生命的真谛。它既可让人获得心灵的慰藉，也能从中获得精神力量。因此，我认为出版《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积淀。

怀旧不仅是一种文化积淀，它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经过时间发酵酿造而成的文化营养。它为认识、评价当前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研究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参照系统，体现了我们对它们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同时还为繁荣我国儿童文学事业提供了一个坐标、方向，从而顺利找到超越以往的新路。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出版的根本旨意的

基点。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经过长时间的筹划、准备，将要出版了。

我们出版这样一个书系，不是炒冷饭，而是迎接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的汗水不会白洒，这项劳动是有意义的。

我们是向往未来的，我们正在走向未来。

我们坚信自己是怀着崇高的信念，追求中国儿童文学更崇高的明天的。

2011.3.20

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蒋风（1925— ），浙江金华人。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共同会长、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创始人、中国国际儿童文学馆馆长。曾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著有《中国儿童文学讲话》、《儿童文学丛谈》、《儿童文学概论》、《蒋风文坛回忆录》，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世界儿童文学事典》、《儿童文学原理》、《儿童文学教程》、《玩具论》、《玩具新论》等。2011年，荣获国际格林奖，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获得者。

目 录

狗·猫·鼠·····	1
阿长与《山海经》·····	12
《二十四孝图》·····	19
五猖会·····	29
女吊·····	34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41
父亲的病·····	48
琐记·····	55
藤野先生·····	64
范爱农·····	73
谈所谓“大内档案”·····	83
我的种痘·····	91
忆韦素园君·····	101
忆刘半农君·····	108
我的第一个师父·····	112

“这也是生活”	121
死.....	126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132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136
《野草》题辞	141
《野草》英文译本序	143
秋夜.....	145
影的告别.....	148
求乞者.....	150
我的失恋.....	152
复仇.....	154
复仇（其二）	156
希望.....	158
风筝.....	161
好的故事.....	164

战士和苍蝇·····	167
夏三虫·····	169
狗的驳诘·····	171
杂感·····	172
失掉的好地狱·····	175
墓碣文·····	178
颓败线的颤动·····	180
立论·····	184
死后·····	186
这样的战士·····	191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193
腊叶·····	196
淡淡的血痕中·····	198
一觉·····	200
小杂感·····	203

狗·猫·鼠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慎，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 (Dr. O. Dähnhardt) 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见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会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

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

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 (P.Bruegel d. Ä) 的一张铜版画 *Allegorie der Wollust* 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 (S. Freud) 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用的了，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现下“动辄获咎”之秋，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续，新的是写情书，少则一束，多则一捆；旧的是什么“问名”“纳采”，磕头作揖，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

三天，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婚礼节文》，《序论》里大发议论道：“平心论之，既名为礼，当必繁重。专图简易，何用礼为？……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可以兴矣！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气，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理由实在简简单单，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人们的各种礼式，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我就满不管，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奉陪作揖，那是为自卫起见，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还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化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

但是，这都是近时的话。再一回忆，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至今还分明记得，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只因为它吃老鼠，——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

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不知道可确；但 Edgar Allan Poe 的小说里的黑猫，却实在有点骇人。日本的猫善于成精，传说中的“猫婆”，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猫鬼”，近来

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似乎古法已经失传，老实起来了。只是我在童年，总觉得它有点妖气，没有什么好感。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

“你知道么？猫是老虎的先生。”她说。“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样。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领都学到了，谁也比不过它了，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要是杀掉猫，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它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扑猫。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一跳，便上了树，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

这是侥幸的，我想，幸而老虎很性急，否则从桂树上就会爬下一匹老虎来。然而究竟很怕人，我要进屋子里睡觉去了。夜色更加黯然；桂叶瑟瑟地作响，微风也吹动了，想来草席定已微凉，躺着也不至于烦得翻来复去了。

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是老鼠跳

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猫是饲养着的，然而吃饭不管事。祖母她们虽然常恨鼠子们啃破了箱柜，偷吃了东西，我却以为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罪，也和我不相干，况且这类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决不能诬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这类小鼠大抵在地上走动，只有拇指那么大，也不很畏惧人，我们那里叫它“隐鼠”，与专住在屋上的伟大者是两种。我的床前就帖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我想，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一定只有我所喜欢的那些隐鼠。现在是粗俗了，在路上遇见人类的迎娶仪仗，也不过当作性交的广告看，不甚留心；但那时的想看“老鼠成亲”的仪式，却极其神往，即使像海昌蒋氏似的连拜三夜，怕也未必会看得心烦。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轻易便睡，等候它们的仪仗从床下出来的夜。然而仍然只看见几个光着身子的隐鼠在地面游行，不像正在办着喜事。直到我熬不住了，快快睡去，一睁眼却已经天明，到了灯节了。也许鼠族的婚仪，不但不分请帖，来收罗贺礼，虽是真的“观礼”，也绝对不欢迎的罢，我想，这是它们向来的习惯，无